

Wuge Yueye



月夜

[纯情小说]

- 这是中国的『廊桥遗梦』
- 爱与被爱的角逐
- 灵与肉的升华
- 生与死的惆怅
- 甜蜜的恋情
- 苦涩的离别

吴易梦◎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五 个 月夜

吴易梦◎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五个月夜/吴易梦著.

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2

(纯情小说)

ISBN 7-208-04135-0

I. 五... II. 吴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2150 号

责任编辑 陈莉莉

封面装帧 杨德鸿

插图 陈辉光

·纯情小说·

五个月夜

吴易梦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40 印张 6 $\frac{3}{4}$ 插页 2 字数 160,000

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7,000

ISBN 7-208-04135-0/I·57

定价 15.00 元

引子

我没有理由要把这段初恋的真情隐瞒到垂老暮年时，才将它的每一个细节娓娓倾诉出来。我所经历的故事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。在日益嘈杂的世界里，我希望得到和泥土亲近的机会，希望在某一个晚上，乘上梦的翅膀，飞回到我少年的童贞乐园里去。那享受在一片蔚蓝的天空和一朵硕大的白云下面的宁静、旷远，那盘坐在青草地上的恬美和遐思，使我把每一缕滑过我耳际的风的絮语，都聆听得很真切。的确，我要讲叙的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故事，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，一切都是来自于情感深处本然的那一份初恋的纯真。

我将十分神秘地告诉你，在这样一个透明的月夜里，所发生的优美动情的故事，只有通过我的手笔才能叙说得如此完美流畅、美妙传神。因为我相遇着的这件事，纯属偶然发生，但却能让人刻骨铭心一辈子。

然而，进入我所讲叙的这个神秘故事，是需要有耐心的。最好的办法也是在这样一个浪漫的夜晚，点燃一支蜡烛，放一曲徐缓缠绵的抒情音乐，然后打开这本书，我会噙满着春天的泪水，一页一页告诉你，在你远离了白天众多喧闹声后，通往你心灵的夜路上，还有这么一条洒满了绿色月光的幽静小路……

7A086/01



Wuge Yueye



天山下小村庄的布局是简单而朴素的。一排排土坯砌成的农舍，粉刷上雪白的石灰；青水石筑底的墙基，苇席衬垫着麦草泥巴覆盖的屋顶，一串串红透的干辣椒挂在屋外的窗沿边。偶尔可见一两个燕子的泥巢，粘在农舍的屋檐下，静静地书写着春天的回忆。

村里通向田园的路径，是向四面八方自由地敞开着；环绕在村边的绿树，流淌着天山融化的雪水垄渠，静卧在树荫下似乎在回忆着往事的老黄牛，小屋门前的苇篱笆墙上爬满的紫色的豆荚花……哦，小村庄古老而神秘的谜面，是非常诱人但又极易使人产生迷离和困惑。不过，你若满怀着一颗恬静的心，听我先描绘一幅坐落在天山山麓的乡村夏天月夜图，相信你会与我一起走进这片只丛生诗的境界而不生长故事的世界里。

哦，慢慢睁开你的眼睛，天空弥散着的是月亮



淡淡的幽辉，圣人的思虑，已被寂寞的乡路蜿蜒着几个弯儿，向村外草野里的虫鸣清越地引伸了过去。这思绪侵扰了埋伏在阴湿地里青蛙的歌唱，于是蛙音声声悠扬，妙然如一位专门挑逗情爱的弹琴好手，高一阵，低一阵，似真非真，极像是流动在森林密处、戏弄着一缕清夜月光的潺潺山泉，盈含着透明的水雾，调情着昆虫嚶嚶的幽鸣，十分流畅地楔入你的心肌，销散着你的心魂；倘若这些还算不上真切的话，请看那棵老柳树下，摇着蒲扇的须眉老人，毋需用多少神秘的语言和糖果，就慈爱地将膝上调皮的孙子，引领进了他睡乡的世界。而安恬在梦寐中的村女，只悄悄借窗外一颗星儿的遮盖，玉体即刻便得到足够的温馨。乡村夜是极细腻而悄然的，偶尔可听见几声空灵的犬吠，像是从天那边传来的妙音。

乡夜的温静，已引不起村里人的羡慕了。农事催促着：夏天夜短，早点睡，明天好早早起来。这般美丽而清心的景致，只好就这么安闲地睡去了。

今夜，我余了点空闲，想去开都河边走一走，在这般明亮而轻垂的天空映衬下，我似乎觉得自己宛如一枚优美的音符，清响在一曲轻松的乐谱里，朝着一个未知的天界，舒心地漫游着。看那正趋向丰润的月亮，仿佛扑满了洁白的芬芳，从青葱的河畔，俏丽地露出一张春神的脸来，脉脉温情，让你叹一口恬净的气息：呵，如果这不是月亮，那该是什么呢？然而，回答你的是月亮下曲曲折折的乡间小路，这被绿色长草遮掩的路径，宛如一条驯化了的小银蛇，在无比美妙的天籁声中静静地扭动着，扭动着，





五月夜

Drigo & Pige

把你的思绪轻灵到一处酒香歌美的仙乡之中。

童年的开都河，在我眼里始终像是一名年轻貌美的村女；她婀娜着纤柔的腰身，翩然一帧梳理晨妆的姿态，在沐浴着白银样月光的河畔，显得无比妩媚、柔情可人。她的源流来自镶嵌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的明珠——美丽的天鹅湖，而天鹅湖水又取之于天山上常年覆盖的积雪。那被马头琴悠长的琴韵消融的千年不化的雪水，融合着天山雪莲花的馨香，带着辽阔草原牧歌的甜美和飘飞着白天鹅故乡的歌声，在天鹅湖稍作片刻的停留，便满载着这几多冰清玉洁的清纯，缓缓走进古老而美丽的开都河畔……

呵，古老而年轻的开都河，她今夜的景致依然是那样清婉动人。袅袅波起的水雾，均匀地溶解着河里朦胧的月光，像是仙子们纯净的思绪，刺绣出一道天然屏障，致使一点烟尘也妄想吹拂进来。而那一株株娴静的柳树，则披垂着千条万条翠绿的丝线，延伸在古老的开都河两岸；当我闭目神思，便恍惚觉得有一群刺绣的仙女，轻歌曼舞地从那千条万条翠绿的丝线里飘飞出来，然后在古老的开都河两岸，把暖暖的月色，刺绣在每一根纤细的柳丝上。哦，我伫立在这一丛丛镶嵌着银色月光的柳林中闭目遐想，仿佛从每一片吐露着清香的绿叶上，都能感觉到她们纯洁的呼吸和那来回穿梭的纤纤玉指，挑刺着缕缕月光的清音。

噢，如果我的眼睛没有被什么颜色弄花了的话，今夜的开都河边是不是多了一块白色的斑点？我发现河湾边那棵老柳树的树枝上，有一样东西在浮动。

奇怪，平常可是没有这种情况出现，何况已是深夜呐！这朵烟缕一样的白色，像是隐约着无数点萤火，缥缈地轻拂在开都河岸边。它美妙地闪动在夜色之中，吸引着你的目光，让你不停地从每一个美丽的角度去猜想，去描画。即使最平常的出现，也会因它的迷离而显得格外新奇了。

我款款走进了它——

月夜的光泽似乎一下黯淡了下来，待我仔细去琢磨，看到的却是一株柳枝上飘挂的一团白色物体。是雾，显现不了这样洁白；是云，拂动不了这样轻柔；是仙衣，一件白色衣裙。

——我十分清楚地猜定了。

“啊，请别动！”

正当我想用手去探个究竟的时候，一个水淋淋的声音从河里浮了上来。

我看清了闪现在柳影和月影下那张熟悉而冷艳的脸容，是她，一朵素穆难见笑颜的花。

“转过身去！”

我木然了，像有神灵在牵动、指挥着我。

“走远点，再远点……”

我终于停住了脚步，一切声响似乎消失得很远很远，天边像有什么东西闪烁了一下，甚至小虫的嚤鸣也止息住了往日的音韵。空气清静，静得星河将寂寞两个字贴在夜空。

听呵，一阵哗哗的水声，像拍岸的春潮，荡漾起你的心扉，湿润你的眼睛，让你想象到从茂密的草丛里，探出一双野鹿的眸子，正向一汪深蓝色的湖泊里倾泻它灵魂的神秘。哦，又是什么的差使，让





五个月夜

Wu Yue Yueye

我像一扇渐渐推开的门，轻轻转过了身，是到了魔域？陷入了一个没有任何邪念的梦里？

这是一身不作任何遮挡的裸露的玉体。洁白得如大理石从工艺家手里精湛地琢磨后，那样的纯洁、美丽。周围的空气凝滞了，月光朦胧着，揩着她身上的水气。她丰满娉婷的身姿，那好像是整日被月光呵护滋润的肌肤，在明丽的夜色中，显现得尤为光彩夺目！她沐浴在月亮的幽辉里，仿佛让你看到的是一幅从未面世的仙画，在那里卷动着，卷动着。

不一会，柳枝摇曳了起来，仙画被一身洁白的裙袂清丽地流散开了。接着，便像是有一只白鹤的影子，从河岸闪闪飞离了去。

开都河恢复了它的宁静。只有空荡的柳树在那里寻思着什么。我轻松地吁出了一口气息，心却不由得怦怦跳动了起来。

我看见了什么？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情不自禁地转过身体，去看这只有在人体画页中才能见到的情景？哦，不。倘若真正看清了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罪责。幸好这只是被一抹月光淡隐着的画面，画的魔力，致使我心灵的窗户难言地敞开了。然而，它只不过空荡地被牵引了进去，眼睛里知觉到的是一面清洁的影子。这身影好像是深夜的木桥上飘过去的一个掩面的人儿，只有宁静的月光紧跟在她的身后，描画着她的影子；只有路径上的石子和道旁草丛里的鸣虫，在静悄悄地数着她的脚步声。又好比是一朵盈含着甘露的蓓蕾，只有在晚上才会悄然揭开花被，推出那鲜艳的花瓣。

我不再自责自己的媚俗，心里反而潜流出几分

纯真的欣愉。我所庆幸的是，自己欣赏到了一幅只有在美丽的梦中，才能见到的仙画；但这是一种无意识无欲念的欣赏，是仰慕在美神下那一种对美的虔诚的朝拜，就像迷失在森林里的孩子，忽然误入了一块圣地，让你领略到把一切邪念都化为烟云那样欢乐的极境。我想起了这个女孩的名字，那是她家刚刚搬进我家房东头两间土泥屋时，她扬着笑眼介绍给我的。

“郝精卫，你就叫我‘小精卫’好啦。”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小精卫还是个十一二岁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哩！几年光阴一眨眼如匆匆的过客，让你不知不觉地为之喟叹，岁月的变迁使我们更加珍惜往昔短暂的记忆。的确，我感到今天小精卫已令人刮目相看，听母亲介绍说，现在的小精卫已是一名能包种五亩啤酒花地的“酒花女”呐。时间的变迁杳然一笔，从你心田不留声色地浅浅划过去了。真没料想到呀，在这透明的月夜里，她竟然抗拒起世俗围聚的村落，以精灵般的美艳唤醒着这片沉寂的远村。

但这件奇遇的事，又使我颇感蹊跷。小精卫深夜出游在开都河水中，一个看似娴静的乡村少女，这样的胆量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因为村子里像她这样美丽的姑娘，多半都到城里找工作去了，而小精卫却安于田园生活，这对于喜爱写诗的我，便对这桩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况且，更为重要的一点，是在我少年的记忆中，我和小精卫还曾经有过一段难以言语的童贞经历呢。这段十分珍贵的童贞经历，一直深埋在我的心里。它是人性本能原始的东西，是被洁白的月光封存的记忆。在今晚见到小精卫的



那一瞬间，我就想着能有这样一个机会，当着小精卫的面，和她一起把这个记忆中神秘的东西打开，以释放一直压抑在我心头那份羞于启齿的甜蜜的重负。现在机会终于来到了，美好的机缘，往往就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相遇到的。

呵，透过这片不染尘埃的乡境，我看到了从前那个快乐精灵飞来的清姿，精卫鸟一样的美丽，游弋在这片比梦更轻盈的故里。天地间，她受到了月光的珍爱、恬静乡色的浸润，她接受了心灵的检阅，但是心灵并非只隶属于她自己的胸怀，而是更无遮掩地剖开了一个至纯至洁的纯美世界。让你看到绿树环绕的村庄，一轮很大很亮的古蓝色的月亮，正停落在村庄的边缘上；村农的影子，耕牛、牧羊、村鸡、狗、低飞的燕子、袅袅的炊烟的影子，都剪影在这轮古蓝色的月亮里。你可微见到它们丝丝的嫣红，让畅流不息的河水匀净生命的姿色，同那个快乐精灵一起轻摆衣裙，走着我们常人无法用眼睛和耳朵窥听到的舞步。

开都河水哟，你得到这样一位少女的青睐，清凉的流水是否该晶莹剔透画满十面、百面，甚至更飘渺的月光，洗浴她紫罗兰一样的情，一颗奉献出灵魂渊源的春心呢？我伫立在青草铺满的河岸上痴问，清明如画的乡景，展开得更深邃无边了……

呵，我孤独地站立在那棵老柳树旁，望着空空荡荡的河岸，望着那条银色的路径上消失的白色身影，我想着从前美好的记忆，那个笑在一弯春月里，怀抱一束鲜花，头戴一顶柳树枝草帽的天真女孩，心里不觉涌动起万般感慨的诗情……

正当我这样不停畅想的时候，我的远房表妹小敏寻找了过来。

我曾在河湾村学校教过两年书，第三年考入西北一所林业大学。小敏和我是同一所大学里的同学，是我远房的表妹。小敏是个聪明而美丽的姑娘。特别是她动情一笑时，两道细长的柳叶眉，显得十分嫣然好看，还有她那窈窕的身段，走起路来，好像带着春风的轻柔，可以说她那动情的美全已都包含在这里面。大学里有不少男生向她献过殷情，但都被她的冷漠回绝了。因而，那些失意的男生在背后对小敏下了个不温不火的定义，说小敏是一个貌美心冷的冰美人。是的，小敏有个任性的脾气，凡是她认定的事，是不能轻易改变的。这次放暑假，不住在县城舒适的家里，偏偏要跟我到这偏远的乡村，我说她有福不知道享，她却说我呆气。不过，她的确是一个让人几乎挑不出什么缺点的美少女呢。

“绿海哥，让我好找，呆在这里望什么呢？”小敏挨着我身边坐下说。

“望一只白鹤。”我说。

“白鹤，在哪里？”

“飞走了。”

“飞走了还说什么，你是在做梦吧！”小敏失望地说。

“不，是真的，她飞走了，很忧伤地飞走了。”我无法在这一瞬间向她说明眼前发生的一切。一见钟情的爱慕用言语是难以表述的。当然，此时引起小敏的困惑就不足为奇了。小敏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说：“今天是怎么啦？不就是飞走了一只白鹤么，你



究竟看见了什么？”

就在这时候，我突然听到了一种声音，这声音很轻很轻，渐渐地从远处向河岸靠近。

“小敏，你听听这河岸边有一种什么声音？”

“声音？我可是什么也没有听到呀！”

“呵，她来了！”凭我的感觉，这让我心跳的脚步声正在向河岸这边靠近，“在那，就在那——”我说着转身迅速跑上了河岸，只见一个快要接近河岸的白色的身影，又飞快地朝远处飘去了。这时，环绕在村边高大的白杨树影，仿佛纷纷伸出了它们玄秘的手，要把这面白色的身影遮掩住，那白色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阴凉的树影中。

小敏吃惊地“啊”了一声，然后紧紧抱住我，说：“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是一个跑得飞快的白影子。这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“是一个神秘的女孩，神秘的女孩……”我自言自语地说。

“神秘的女孩？你刚才和一个女孩在一起？”小敏惊讶地问。

我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，忙掩饰着说：“哦，不，那是我的猜测，也许是我的幻觉。”

“不是幻觉的，我明明看着她飘着过去的呀！哦，这无人的乡村深夜，就是奇怪，突然跑出个白影子，怪吓人的，我的心现在还怦怦直跳呢！”小敏仍心存余悸地说。

“小敏，没有什么，我们回去吧。”我安慰着她。

回家的路上，小敏埋怨说：“绿海哥，为什么你

总是爱一个人在夜晚的旷野里漫游？怪让人担心的。”

“我是从小生长在这里，对乡村的一草一木是有感情的。”我深情地说。

“你这是单相思，这些年年都在变化的草木哪里来的感情？”小敏不解地问。

“你没有在乡村里生活过，那山野里生长的一切都是自然生成的，而且极富灵性呢。”我回答道。

小敏听到这里，笑着说：“绿海哥，我看你呀，快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啦，整个心思都充满在幻想中。”

“幻想的天空那可是平常人体会不到的一种美妙。”我十分快乐地说。

“如果你再这样漫游下去，都有成仙的可能呢。”

“如果真的能够成仙，那倒是一件快乐的事呢。”

“我可不希望你能成仙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一旦成了仙，今生今世我可是再也找不到这样爱幻想的小海哥啦！”

“那你就长出一双翅膀来，飞到天上去寻找我。”

“呸，看把你美的，你成了仙关我什么事啊！”

“看我要捉住你这只闯入天厅的‘小鸟’啦！”我说着做出了准备出击的样子。

“你敢？”小敏歪着脑袋向我示威着说。

“山鹰展翅出击！”我做了一个山鹰展翅的动作。小敏见我动了真格的，便咯吱吱地笑着跑开了。

沿着回家的路径，我们这样一前一后追逐着，欢笑着；天上的月亮也摇晃着，村边的小树，路旁



的草丛里惊飞起来的夜鸟，天上的流云，好像都在跟着我们一起赛跑。哦，我和小敏真好像两个夜游神般的快活。

回到家里，母亲埋怨我说：“绿海，看你这个样子，夜这样深了，去哪里啦？还要让小敏为你担心。”

“妈，”我若无其事地说，“我就在河边散了散步，没到别处去。”

“没去就好，”母亲说，“人家小敏可是一一直在城里生活着的，你可别吓着她。”

“姑妈，绿海哥没有吓我，我们是在追着玩呢。”小敏帮我说话道。

“这还像个当哥哥的样子。”母亲满意地说，“不过，深更半夜的，那河边还是少去为好啊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道。

“那河边不清静得很呐！”母亲加重语气说。

“妈，为什么不清静呢？”我感兴趣地问道。

“妈可是不讲迷信的，”母亲神秘地说，“你去读书这几年，村子里可出了不少怪事。有人说连着几年在夏天的夜晚，看见有一个身穿白衣的女鬼，坐在河边的那棵老柳树下梳头，有时还发出琅琅的笑声。而且，有人还亲眼看见那女鬼跳进河里洗澡哩！你说怪不怪？”

“姑妈，真是这样的呢，”小敏说，“我今晚也看到一个白影子跑下河岸哩！不过，那好像是个人，不是什么‘女鬼’呀！”

“迷信。”我说，“现在都八十年代啦，哪里有什么鬼呀！一定是他们的眼睛看花了，把好端端的人

当作鬼啦。”

我心里明白，他们一定是把小精卫误当作女鬼看待了。我十分庆幸自己今夜偶然与小精卫的相遇，事先知道了这个谜底。但现在我不能说出来。我要全力维护这个谜底，这正是我急于想知道形成这个谜的原因之所在。谜底一旦揭穿了，就会失去它本然的魅力。在没有与小精卫交谈之前，我必须守口如瓶。况且，小精卫并不一定每个夏天的夜晚都在开都河里洗澡呀！

“不管怎样，无风不起浪么，绿海，你可得要注意点啊！深更半夜的，那河边以后可要少去。”母亲关切地说。

“知道啦。”我说，“妈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就是住在我们房东头那个精卫姑娘，她现在还在种啤酒花吗？”

“是啊，唉，这个姑娘模样生得可是百里挑一的，就是命苦了点。”

“哦，她的近况不好吗？”我追问道。

“我说的是她的过去，可惜啊！那样小的年龄，就要承受那样大的打击，唉……”母亲又叹息了一声说。

“什么打击？是生了一场重病？还是……”

“夜深了，不说这些无关紧要的话啦，我都困了。小敏，我们休息去吧。”母亲显然不想现在把精卫的谜说破，或许是因为小敏在场的缘故吧！但通过母亲的神情和话语，我感到小精卫的身上又多了一道神秘的色彩。



母亲和小敏进里屋歇息去了。我回到自己小屋的台灯下，淡青色的灯辉，对影着小屋的宁静。我知道今夜的诗笔该怎样滴出点点心墨，用它来完善我无愧于这悄然度过去的一天。我写下了这样一首无题的小诗——

你从清纯的月光里游出
衔一缕银辉
飞进梦的仙乡
因你的美浴
玉兔成群
在河岸的青草里寻觅
呵，我无法猜想
这比梦寐更轻盈的记忆
恰如你是天琴星座上的圣女
我依然是默祷在长夜里的
念珠……

啊，屋里每一样东西今夜都显得出奇的明亮，它们个个像发现了金子的光彩，聆听着我每一行诗句，这是出自于真情呐！少年的情是不掺有任何杂质的，有什么值得可歌的地方，只管娓娓倾诉出来；情怀的坦白，是天宇的本然，过多的掩饰，不是被伤害就是被苍老索要去了真正的生命。我不在乎每一天都很富有，但我很在意每一刻丰富的想象质量，它能够随时把我从生活的重负中解放出来。哦，今夜我就像一只被月光惊出山的鸟，从心坎上看到了生命如玉般的纯净。我仿佛是一株童话树，飘然从